

苏童 · 著

黄雀笼

作家出版社



013055719

I247.57
2742

苏童
·
著

黄雀记



I247.57
2742

作家出版社



北航

C1663590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黄雀记 / 苏童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3.8
ISBN 978-7-5063-6991-6

I. ①黄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64214 号

黄 雀 记

作 者: 苏 童

责任编辑: 懿 翎 陈颖琦

特约编辑: 傅晓红

封面/书中插画: 陈履生

书名题字: 陈履生

装帧设计: 曹全弘

责任印制: 李卫东 李大庆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67 千

印张: 19.5

印数: 001-50000

版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991-6

定价: 37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作者近照

苏童 生于1963年，江苏苏州人。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，当过教师、编辑，现为江苏省作协专业作家。从1983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主要代表作为中篇小说《妻妾成群》《红粉》《罂粟之家》《三盏灯》，长篇小说《米》《我的帝王生涯》《城北地带》《碧奴》《河岸》。

目 录

上部 保润的春天

照 片·····	3
魂·····	8
手电筒·····	12
祖宗与蛇·····	17
祖父的头发·····	20
井亭医院·····	25
祖父、父亲和儿子·····	30
四 月·····	33
柳生来了·····	40
花匠的孙女·····	46
讨 债·····	60
家·····	66
兔 笼·····	73
会 合·····	81
白色吉普车·····	91
拘留所·····	95
藕香亭·····	100

捞 人·····	102
回 家·····	111

中部 柳生的秋天

侥幸岁月·····	119
特二床·····	126
幽灵的声音·····	131
空 屋·····	133
公关小姐·····	148
香火庙·····	155
羞 耻·····	161
水塔风波·····	163
麻 烦·····	170
马戏团·····	173
白 马·····	181
后 悔·····	191
回 家·····	198
全家福·····	202
旧货交易·····	204
扫 墓·····	207

下部 白小姐的夏天

六 月·····	213
庞先生·····	217
另一个人·····	223

顺风旅馆·····	227
水塔与小拉·····	236
公 路·····	243
苏 醒·····	246
房 客·····	253
房 东·····	258
门 外·····	262
柳生和庞先生·····	267
两个人的夜晚·····	274
柳生的婚礼·····	281
天井里的水·····	289
突 围·····	294
红脸婴儿·····	300

上 部

保润的春天



將士

天春曲風泉



照片

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祖父都要去拍照。

七十岁之后，祖父习惯了以算术的角度眺望死亡，对于自己延长的寿命，他很满意。加减法是容易计算的。他五十三岁那年在点心店吃汤圆，被汤圆里的热猪油烫了一下，不知怎么引发了心肌梗塞，送到医院去抢救，结果死而复生，以此推算，已经多活了十七年。再往前的死亡事件是蓄谋的，祖父那一年才四十五岁，突然活腻了，春天他去铁路道口卧轨，人都躺下来了，火车却迟迟不来，扳道工豢养的一条大狼狗先来了。祖父素来怕狗，准备好被火车碾，却不愿意被狼狗咬，于是狼狈地爬起来逃下了铁道。到了夏天，祖父还是想死。这次他选择了水路，是从僻静的西门城墙上跳进护城河的，他以为只要扑通一下，便可简易快捷地投入死神的怀抱，没想到一睁眼，人躺在了城墙下面，一群吵吵嚷嚷的中学生围着他，好奇地打听他跳河的动机。祖父仰视着孩子们纯真的眼睛，一时拿不定主意，是该批评孩子们狗捉老鼠多管闲事，还是应该对他们说一声谢谢。祖父的身体经过河水仓促的洗礼，显得轻盈而舒畅，只是右手手掌有点不舒服。抬起右手看看，手中不知什么时候抓到了一片枫树叶，抓得太紧，枫叶牢牢地粘在掌心里了。他坐起来，把枫叶从手掌上小心地剥离，对孩子们说了句：一言难尽。然后就爬起来，湿漉漉地走了。

祖父走出去好远了，听见孩子们在后面猜测他的去向，七嘴八舌的。有个尖利的声音说，什么叫一言难尽？这个人看来是活腻啦，会不

会又去找地方寻死了？祖父看看高处的城墙，看看低处的护城河，又抬头看看天空，忽然朝孩子们的方向折返回来。虽然他的脚步有点拖沓，表情看起来也扭扭捏捏的，但他的目光给人以新生的感觉，它像夏日的天空一样，明朗，深远。他向孩子们匆匆地表了个态，算了算了，他说，既然狼狗不让我死，你们孩子也不让我死，那我就活着好了。无所谓，死不了就活着，活一天赚一天吧。

后来，祖父就消失在城墙拐角处了，一条费解的谜语，终于逃离了猜谜者的视线。那群中学生是出来春游的，偶然救下一名轻生者，本来属于典型的好人好事，但获救者对生死如此潦草，如此随意的态度，严重地挫伤了孩子们的成就感，也给他们带来了深深的困扰。他们不认识香椿树街的祖父，不知道他为什么一会儿要死，一会儿又要活下去了。他们不知道祖父是个守信的人，从此以后果真断了轻生之念。如果我们还是采用算术，如果活一天真的是赚一天，祖父足足多活了二十五年，赚了惊人的九千一百二十五天，赚了这么多，祖父当然是很满意的。

我们香椿树街上老人特别多，老人大多怕死，怕死的大多先走了。有一年夏天气温反常，狡诈的死神藏身于热浪，在香椿树街上巡弋，一口气拽走了七个可怜的老人。祖父冒着高温酷暑，逐一登门吊唁，发现七家葬礼都缺乏组织，敷衍了事，充满了这样那样的遗憾。最离谱的是码头工人乔师傅家，儿女们居然找不到乔师傅的照片。丧幔上的遗照令人不安，那是从乔师傅的工作证上剪下翻拍的，是几十年前的乔师傅，模样还很年轻，由于乔家两个儿子与其父面貌酷肖，所以，上门吊唁的人们都大吃一惊，死者看起来不是乔师傅，这么看很像他大儿子，那么看，又像他的小儿子了。祖父端详半天，心里话不宜声张，出了门便长叹一声，对邻居们说，这个乔师傅太节省了，一世人生啊，省什么都不能省那张照片，容易误会啊。

一个人无法张罗自己的葬礼，身后之事，必须从生前做起。这是祖父的信条。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祖父都要去鸿雁照相馆拍照，拍了好多年，连邻居们都知道了他的爱好，免不了要与他探讨这份爱好的

意义。祖父对邻居们说，你们知道我脑子里有个大气泡的，气泡说破就破，我这条命，说走就走的，到时都靠他们，怎么也不放心，趁着身体还硬朗，就为自己准备一张新鲜的遗照吧。

拍照的日子是祖父的节日。节日的祖父格外讲究仪容。祖父先去理发店剃头修面，还额外要求相熟的老师傅替他挖耳屎，拔鼻毛。从香椿树街到市中心，以前祖父都是步行，现在老了，是步行加公共汽车，差不多是正午时分，他拄着一根龙头拐杖出现在鸿雁照相馆，衣冠楚楚，神色庄严，那套灰黑色的毛呢中山装上有樟脑丸的气味，皮鞋擦得锃亮，浑身散发着一首挽歌刺鼻的清香。

摄影师姚师傅早已经认识祖父了，他不记得祖父的姓名，背地里称其为年年拍遗照的老先生。祖父每次看见姚师傅都有点害羞，真心为自己延宕的生命感到歉疚。姚师傅我没死呀，又多活了一年，又来麻烦你了。他用道歉的语气对姚师傅说，再拍一张吧，姚师傅，这是最后一张，我脑子里的气泡最近越来越大，快要破了，明年，肯定不来麻烦你啦。

祖父的癖好，照相馆方面其实并不介意，介意的是他自己的家人，尤其是他的儿媳妇栗宝珍。在栗宝珍看来，祖父每拍一张照片，就是给小辈挖一个坑，祖父的遗照越来越多，儿孙们不仁不孝的泥潭便越来越深。在栗宝珍敏感的神经中枢里，祖父迈向鸿雁照相馆的脚步会发出恶毒的回响：不放心，不放心，不放心。它在向街坊邻居阴险地暗示，儿子不好，儿媳妇不好，孙子也不好，他们都不好，他们做事，我不放心。

每当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栗宝珍便进入了某种战斗的状态，她要求丈夫与儿子一起加入她的阵营，但丈夫对祖父的监视漫不经心，儿子干脆把她的指令当成耳旁风。这个家庭平素就谈不上和睦，一到春天更是频频爆发战争。战争的硝烟由祖父的照片引起，闻起来有一股呛人的不祥的怪味，他们祖孙三代加起来，不过四口人，无论战线怎么排列，都不免短促了些，有时候战火胡乱蔓延，就烧到了保润的头上。保润好好地

吃着饭，一根筷子来敲他后脑勺了，粟宝珍迁怒于儿子旁观者的姿态，骂他还不如一根筷子有用。就知道吃！你还咧着嘴笑？你爷爷丢我一个的人的脸？他丢的是我们全家的脸！粟宝珍把保润往门外推，催促他去追祖父，你吃出一身傻力气，派过什么用场？赶紧去，把那老糊涂拉回来！

当母亲暴怒的时候，保润不敢违抗母命，他当街拉拽过祖父，有一次甚至追上了公共汽车。保润说爷爷你别去拍照了，拍那么多遗照有什么用？又不是挑猪肉，还要讲究新鲜讲究质量，死人的遗照都是挂在墙上蒙灰的，哪张不都一样？祖父挥舞着龙头拐杖撵保润，我每年就拍一张照片，怎么就惹到你们了？回去告诉你妈，我拍照花自己的钱，不关你们的事！保润觉得祖父的逻辑出了问题，他说爷爷你好糊涂，怎么不关我们的事？你死了难道看得见？我们爱挂哪张挂哪张，要是挂错了，你还能从骨灰盒里爬出来，换一张遗照？

恰好是保润的一番直言，让祖父清醒地认识到死人的悲哀，人死了，确实是没有能力从骨灰盒里钻出来的，挂不挂照片，挂什么照片，只能听凭他们的孝心了。祖父对儿孙们的孝道毫无信心，思忖很久，有了个方案。他去装裱店里为最新的照片配了个黑框，拿回家，端端正正地挂到了客堂里。因为预感到家人的反对，也因为担心相框未来的命运，他还特意买了一瓶万能胶，准备使用科学手段把相框永远固定在墙板上。祖父踩着椅子做这些事，保润是目击者。对于祖父未雨绸缪的行动，保润不支持，也不反对，为了嘉奖保润的默契，祖父向他作出了必要的说明，今年这张拍得很好，我最满意。反正我脑子里那气泡越来越大了，哪天破了就翘辫子了，先挂好遗照，省得你们以后搞错了。

但可惜，万能胶不是万能的，要彻底粘结，需要漫长的时间和适宜的温度，保润的父亲后来轻易地用水果刀铲光了相框后面的万能胶，而保润的母亲粟宝珍为此气得浑身发抖。由于积怨已深，她对祖父的奚落听起来很是刻毒，你脑子里哪儿是什么气泡？是一堆垃圾！你还以为自己是毛主席，永远活在人民心中的？告诉你，别说你还活着，就是死

了，你的遗照也不一定能上墙，客堂是一户人家的脸面啊，如果老人不值得小辈怀念，挂他照片干什么？不如腾出墙面，多贴一张漂亮的美人画！

祖父当时哭了。祖父把相框从地上捡起来，抱在怀里往自己的房间走，我的遗照不配挂客堂？那我挂在自己的房间里，不脏你们的眼睛，行了吧？祖父砰地撞上门，在门背后大声宣布，我的遗照我自己看，你们以后谁也别进我的房间了。

每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保润都会去一次鸿雁照相馆，去跑腿，取祖父的遗照。

祖父永远是苍老的，今年的苍老，不过是重复着去年的苍老。保润从来不看祖父的照片，只有一次，他看了，一看便看出一场祸端。那天，他骑车从照相馆回家，半路上进了一家杂货店，替母亲买一包红糖。他随手在口袋里掏钱，带出照相馆的小纸袋，里面的照片掉出来了。不是祖父。照相馆的店员竟然犯了最忌讳的错误。一个少女的两寸黑白照片，无辜地展示在杂货店肮脏的地面上。是一个大眼睛的少女，圆脸，薄唇，扎了个刷子般的马尾，她不笑，微微地咬着嘴角。看起来，她似乎预知了照片的命运，正用一种忿忿的谴责性的目光，怒视着这个世界，包括保润。

保润原谅照相馆的失误，又惊讶于这失误的对仗与工整，一次小小的意外，垂垂老矣的祖父变换成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，这样的变换，说不清是一次祝福，还是一个诅咒。保润蹲在地上端详那张照片，先是觉得好笑，后来便有点莫名的不安。他返回了鸿雁照相馆。在照相馆的门外，他掏出那个小纸袋，又看了一眼照片。街角的阳光照耀着那个无名少女的面孔，那面孔被暗房技术精简成小小的一块，微微泛出黄金般的色泽。他不认为她有那么美丽，但她对镜头流露的愤怒显得蹊跷而神秘，正是这丝愤怒，让保润感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亲近。他不舍得了，不舍得把她交出去，不舍得把这一小片精致的愤怒交出去。是一瞬间的决

定，小纸袋里三张照片，他抽出了其中一张，悄悄塞进了自己的钱包。

不是所有的错误都可以修正的，保润没能要回祖父的照片。这是一个意外的春天。意外从照片开始，结局却混沌不明。保润秘密地收获了一个无名少女的照片，但是，祖父最新的照片却被鸿雁照相馆弄丢了。

纸包不住火。祖父先是埋怨保润，后来冷静下来，分清了主要责任和次要责任，他亲自去鸿雁照相馆讨要说法。为了安抚这个古怪的老人，鸿雁照相馆许诺为祖父提供终生免费拍摄的机会，自以为这样的补偿尚属公平，祖父却流出了辛酸的泪水，他对姚师傅说，我哪儿还有什么终生？活不了几天的人，趁我现在活着，你们抓紧时间，多给我拍几张吧。

姚师傅给他补拍了三张照片。镁光灯第三次闪光的时候，声音格外地响亮，祖父突然惊叫了一声，破了！姚师傅没听清他在叫什么，只看见老人抱着脑袋，身体在凳子上痛苦地摇摆。破了！祖父满眼是泪，惊恐地瞪着姚师傅，破了，我脑袋里的气泡破了，你看见那股青烟了吗？我的魂飞走了，我要死了，我的脑袋空了，都空了！

魂

祖父丢魂的新闻轰动了香椿树街。

我们在街上遇见祖父，都下意识地注意他的脑袋。如果说我们的脑袋是一块肥沃的良田，那祖父的脑袋便是一片劫后的荒野，满目疮痍。他的白发如乱草，似乎被霜雪覆盖，原来饱满的后脑勺是空瘪的，隐隐可见一个锯齿形的疤痕，形状怪异，听说是以前被红卫兵用煤炉钩砸出来的。那个疤痕潜伏多年，或许就是祖父魂灵出逃的出口。让我们顺便

再看一眼祖父的脖颈，那里原先有一条暗红色的沟壑，是上吊绳子留下的纪念，现在随着年纪增大，松弛的皮肤耷拉下来，形成几圈肉箍，也有人怀疑，祖父的魂不是飞走的，是碎了，顺着那几圈肉箍淌走了。

谁也没见过人的魂。祖父自称他的魂丢了，怎么证明他以前有魂，又怎么证明他现在没魂了呢？他的魂，到底飞到哪儿去了呢？大多数香椿树街居民没什么文化，习惯性地把魂灵想象成一股烟，有人在街边为煤炉逗火，看看煤球柴火上燃起的青烟，心里会咯噔一下，烟，魂，祖父的脑袋！他们不免会把煤炉想象成祖父的脑袋，而祖父的魂魄，自然便是煤炉上袅袅飘散的青烟。也有几个知识分子，具备了一些宗教知识和文化修养，他们坚持认为魂灵是一束光，不是什么青烟，那束光是神圣的，通常只有大人物或者圣人英雄才值得拥有，祖父不配，知识分子们还算仁慈，谁也没有去向祖父亲口宣布这个残酷的结论，你没有魂，你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。最不懂事的是街上的孩子，他们对魂灵一说很入迷，因为缺乏常识，又想象力泛滥，往往从飞禽走兽蚊蝇昆虫或者妖魔鬼怪中寻求魂灵的替身。理发店老严的小孙子有一天捧了一张涂鸦给祖父，画的是一个长了犄角的彩色骷髅头。小男孩说，爷爷你别伤心了，这是你的魂灵，我找到了，还给你。看那小男孩天真可爱，长犄角的骷髅头作为一颗魂灵的替身，显得威风凛凛，祖父并没有动怒。相比之下，王德基的儿子小拐就讨厌了，他曾经用筷子夹着一只死蝙蝠追着祖父，边跑边说，爷爷爷爷，这是你的魂灵，我爬到瑞光塔上给你找到的，找它不容易，你要给我两块钱，很便宜，是辛苦钱。

9

一个丢了魂的老人，免不了要丢失尊严。那么多香椿树街的老人中，绍兴奶奶最为同情祖父的遭遇，她跑来安慰祖父，告诉他丢魂并不是那么可怕的事。原来绍兴奶奶小时候在乡下也丢过魂，丢得也蹊跷，她好好地坐在屋后的茅缸上解手，脚掌上被什么舔了一下，定睛一看，是一条红眼睛的野狗，野狗的舌头也是红色的。她一下掉进了茅缸里，爬出来就丢了魂。绍兴奶奶说她丢魂以后再也不肯上茅缸解手，大小便都非要走一里地，跑到一棵松树边去，否则情愿憋着。邻村有个神汉过